

走出文革連載 15

走出文革

亡命天涯

(接上一期)

歷史在這裏出現了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奇點：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竟然違背他打倒劉少奇的旨意。在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並帶上紅衛兵袖章後僅僅六天，北京十幾所中學的紅衛兵却決定血洗清華園，撕掉那些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

其實，這多少有點本末倒置。紅衛兵們應當先到中南海撕掉毛澤東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那絕對要比撕掉清華園裏成百上千張無足輕重的大字報更加有效。

倘能如此，他們的父母和自身都可以免除後來的苦難。

史書上說十萬清兵是被明朝的封疆大員吳三桂引入關內的。

幾千名中學紅衛兵也是由清華大學文革初期的幾個左派領袖引入校內的。

八月下旬，清華自動控制系學生，高幹子弟劉菊芬到清華附中上演了吳三桂乞兵一幕，懇請中學紅衛兵頭目“速選精兵，直入南門、西門，菊芬自率所部，合兵以抵二校門，滅右派于清華，示大義于中國”。

南門和西門是清華園兩個主要校門。

我不知道劉菊芬是如何情詞懇切地說動那些中學生的，這段話是我替她杜撰的，原文出自吳三桂致清攝政王多爾袞書：“速選精兵，直入中脅、西脅，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

信中提到的中脅、西脅是指喜峰口、龍井關諸處，長城的兩座大

門。雖是套用，同菊芬學長當年的陳情可以庶幾乎？

8月24日下午4時，幾千名中學紅衛兵在劉菊芬和賀鵬飛等人引領下殺入清華園。據清華附中當年的學生仲維光回憶，“那天黑壓壓的自行車隊集中在清華附中的大操場上，一色褪色軍裝，手提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浩浩蕩蕩殺向大學。”

賀鵬飛，清華機械系學生，其父為開國元勳賀龍，他在這幾天的行為耐人尋味。幾天前，他帶頭貼出《三問王光美》的大字報，而當許多崇拜他的學生跟着他N問王光美後，他又帶領紅衛兵去撕毀他們的大字報。

莫非是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在劉和賀的統一指揮下，這來自十二所中學的幾千名紅衛兵如同正規部隊一樣對清華園實行了封鎖和分割包圍，形成關門打狗之勢，大有當年彭德懷搞百團大戰的氣派。當時在北京市和全國各地發生的小股紅衛兵的零星戰鬥和它相比，實在是巫見大巫了。

戰役的展開過程也顯示出指揮者們的軍事才能。不僅對需要攻占的軍事目標（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和大字報作者）有周密的部署，還有渙散敵方軍心，制造恐怖氣氛的戰地廣播。

先頭部隊進入清華後，立即占領廣播臺，高音喇叭反復播放《安民告示》：“你們不是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嗎？那就給你們一身剮！”和幾首流行的造反歌曲：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

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的，你就滾他媽的蛋！

當時，我正在教室裏寫大字報。殺氣騰騰的廣播聲讓人感到來者不善，我告誡自己：Don't lose your heart tonight（今晚不要大意）。這一身剛和見閻王都不是好玩的。

我匆匆離開教室，騎車在校園裏轉了一下，祇見已經進校的紅衛兵正在展開隊形，進入戰鬥位置。

在清華廣播臺所在的明齋門口，我正好碰到賀鵬飛和幾個紅衛兵從裏面走出來。當賀看到我時，便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對身旁的紅衛兵說了什麼。

8月22日，我曾貼出大字報《原北方局中的黑線必須肅清》，危言聳聽地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發生過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事件，其成員大多來自原陝北紅軍。無獨有偶的是，劉少奇反黨集團的很多成員也都來自原北方局，如彭真、楊尚昆、劉瀾濤……等人。

這張大字報是我讀了太多的革命回憶錄，察覺了一點黨內山頭主義的蛛絲馬迹後借題發揮而成的，頗有文革中打擊一大片和株連九族的色彩。我少年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妄評黨內鬥爭，今日回顧，不勝汗顏。但當時因有毛澤東炮打劉少奇大字報在先，我的這張大字報貼出後不脛而走，竟也引起了一點小小的轟動。

賀鵬飛的指指點點讓我立即明白，我因這張大字報而被列為這次軍事行動的目標了。但我也明白他們的總攻時間未到，不會對我立刻下手。因此，我示威性地騎車在他們面前畫了一個圈，然後揚長

而去。

公正地說，畢竟是將門出虎子，賀鵬飛對這次行動指揮得有聲有色，大有可圈可點之處。即以拉倒清華大學的標志性建築二校門一事而言，一則可以掩人耳目，以砸爛舊清華來掩蓋撕毀大字報的真正用意，二則可以對敵人起到威懾作用，而且如同當年解放大軍將紅旗插上蔣介石的總統府一樣，成為取得勝利的標志。

然而，歷史往往會同人們開玩笑。今天，清華二校門倒下瞬間的照片已經或將成為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中學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制造紅色恐怖的標志性鏡頭。

平心而論，如果當年中學紅衛兵不以推倒封資修的二校門和對校中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分子肆虐做擋箭牌，來掩飾他們對抗毛澤東旨意、撕毀炮打劉少奇大字報的行動，在劉少奇得到昭雪和文革被徹底否定的今天，歷史將會為他們對抗毛澤東旨意的反潮流精神寫下濃重的一筆。

文革的詭異之處在于當時的一切行為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清華大學的學生視炮打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為革命行動，而中學紅衛兵也以推倒封資修的二校門和對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肆虐為革命行動。

在塵埃落定後，當初的革命行動都受到了歷史的審判。

比那些在二校門的廢墟旁匍匐挨打的老教授、老幹部們幸運的是：我在紅色恐怖肆虐前逃離了清華園。當我離開明齋後，我估計南校門和西校門一定已被封鎖，但清華人稱之為西南校門的出入口可能還未布防。我便是從這條“華容道”溜走的。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多虧吳三桂致清攝政王多爾袞書中沒有提到直入西南脅。

記憶中那是一個很小的門，無一兵一卒看守，更無關雲長橫刀立馬。我先躲在附近的教師宿舍樓旁確認無人把守後才毅然騎車飛速衝出去。

如今這舊門已經被封掉，成了圍牆的一部分，但還依稀可以辨認。因為門外的大路比門內小路高約1米，所以出西南門有一個約30度的急坡，這倒是有些華容道的味道。

當晚，據說有近百名紅衛兵先後到我的宿舍來抓我，說是要給我一身剮。但他們撲空了。倘若那天我被紅衛兵抓住，說不定我就有幸名列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中了。

紅衛兵在清華園的肆虐伴隨着游行隊伍中令人心驚肉跳的口號聲一直持續到清晨，躲在家中的“黑幫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也不能幸免于難。紅衛兵逐家挨戶打掃戰場，除了就地處理的，很多人被毆打後集中關在生物館。(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5

南京·東京(十三)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劉洪友又何嘗不是呢？日思夜想的妻女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剎那，他受過的所有委屈和辛苦都一掃而光，他覺得為了她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在日本遇到的挫折和困難都隨着女兒稚氣的笑容而烟消雲散了，他覺得自己幸不辱命，他身上帶着在日本幾個晝夜不眠不休刻印掙來的90多萬日元，有了足夠讓自己的妻兒老小過上富裕日子的保障。

不祇如此，劉洪友還給家裏的每個成員都帶了禮物，有服裝、化妝品、小電器等，都是當時很時尚的東西。在南京新街口友誼商場，他毫不吝嗇地狠狠地奢侈了一把，用兌換的外匯券買了日本原裝電視機、冰箱、空調、洗衣機、音響、照相機、放像機等，使家裏煥然一新。那可都是當時中國普通的工薪階層可望而不可即的電器產品啊。

劉洪友回來的時間雖然短暫，可他没有忘記看望給他寫“介紹

信”的老師們。他告訴老師們，自己在他們介紹的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已經在日本辦起了書法培訓班，非常受日本書法愛好者的歡迎。老師們都點頭稱贊，鼓勵他在日本好好幹，做好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劉洪友還特意到雙門樓賓館看望過去的領導。一直關心他的副總經理張久生問：“你在日本混得怎麼樣？如果在那邊混不下去的話，你還回賓館來，我這裏幫你把位置留着，這邊的大門隨時為你開着。”

劉洪友婉言謝絕了老領導的好意，兩周後返回東京。

在練馬教育中心的書法培訓班上，有位名叫中尾根康雄的學生，上世紀40年代他曾經是日本的炮兵，部隊剛開到了中國境內，戰爭就結束了。他是雙手沒有沾着中國人鮮血的日本士兵，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對書法有一定的研究，因此與劉洪友很能談得來。中尾根康雄的身份也特殊，他是東京都議長奧山則男的事務局局長，上流社會關係多，善于交際，組織能力非常強，工作經驗相當豐富，是劉洪友拓展培訓班業務的得力幹將。

練馬區有60萬人口，在中尾根康雄的策劃和幫助下，劉洪友舉辦了6場書法培訓推廣會，神通廣大的中尾先生還把區長也請到了推廣會現場，聽劉洪友試講書法課。所以，他很快就在練馬區創建了6個教學點，收了100多名學生。

在日常的授課中，一位70多歲名叫中村幽篁裏的女學生引起了劉洪友的注意。中村女士做任何事情都積極主動，而且從接觸中看到，她處理問題的能力很強。劉洪

友和她聊天時得知，她原來是東京NTT電話局的高管，曾任副社長一職。劉洪友發揮她的特長，任命她做書法培訓班的班長。中村幽篁裏對教學管理事無巨細非常上心，以前用的電話號碼不便于記住，她就幫劉洪友選了一個“0339879941”的吉祥號，日語的意思是“這裏很好”。許多人看了廣告後，一下就記住了這個號碼。

管理上有了石川英子、中尾根康雄、中村幽篁裏等幾位得力助手的協力，劉洪友的書法教學事業以燎原之勢蒸蒸日上。經相關部門審批，中國書道研究會于1990年5月初正式挂牌成立。

劉洪友發現血型 and 性格有很大的關聯，就對血型與書法學習的關聯進行了總結，他選擇了“性格的差異對書法的學習和審美的影響”這個有趣的課題進行研究。他利用心理學中血型與性格的分析，因材施教，根據每個人的性格開展教學。

接下來，劉洪友又舉辦了多期中日書法研修班實踐活動，進一步擴大“劉氏教學”的影響力。

那時候，日本處在經濟增長的巔峰期，國富民安，人們手頭都比較寬裕。劉洪友的這些學生“既有錢，又有閑”，都想到書法的發祥地——中國去看看，去尋訪書法之根。第一批研修班一行10多人到南京後，劉洪友在雙門樓賓館設宴，請來自自己的老師和前輩們，和日本來的學員們歡聚一堂，讓學員和中國的書法家交流溝通，這對學員們來說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劉洪友把學生帶到新街口的新華書店，這些財大氣粗的日本人將店裏的書法字帖、印石、硯臺等書法用品

搶購一空，最後連小人書都買，個個包裹都裝得滿滿的。

有一次，劉洪友帶着40多人的研修班去蘇州。在火車上，蘇州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吳民先，系中國清末至民國年間著名書畫家吳昌碩的曾孫，那時他剛在南京參加完江蘇省政協會議返回蘇州。當得知劉洪友是這些人的老師時，他握着劉洪友的手說：“你教日本人學中國書法，真不簡單！”

劉洪友不放過任何機會，讓研修班學員多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劉洪友向大家介紹了吳民先教授：“同學們，吳教授的祖父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著名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吳昌碩，‘後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長，與任伯年、蒲華、虛谷合稱‘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詩、書、畫、印為一身，熔金石書畫為一爐，被譽為‘石鼓篆書第一人’、‘文人畫最後的高峰’。在繪畫、書法、篆刻上都是旗幟性人物，在詩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詣。”研修班的學員對這種生動即興的介紹十分感興趣。後來，他帶每期研修班學生來蘇州，都會拜訪吳先生。

學習書法，離不開筆墨紙硯。在中國，湖筆與徽墨、宣紙、端硯并稱“文房四寶”，那它們是如何生產制造，又有哪些故事呢？劉洪友組織了“中國文房四寶之旅”研修班，得到了眾學生的熱烈響應，報名者達100人之多。

三輛大巴載着研修班學員來到湖筆的故鄉——浙江湖州的善璉鎮。劉洪友首先帶他們到了“蒙公祠”前，向同學們解釋道，“相傳秦國有個大將軍叫蒙恬，他用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外衣），做

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毛筆。我們現在愛好書法的人，到這裏來首先要拜筆祖。”

劉洪友還解釋“宣筆”變“湖筆”歷史的演繹。

1982年春，日本著名書畫家青山杉雨率江南文化考察團參觀王一品齋筆莊，對制筆技藝產生極大興趣，他用王一品所制筆即席揮毫，留下珍貴墨寶。1983年，鄧穎超副委員長訪問日本，曾帶數百套湖筆作禮品，贈送給日本朋友。

講到湖筆與日本的這層淵源，研修班學員對湖筆更加感興趣。

在制筆廠，學員們參觀了湖筆的制作全過程。廠方的講解員拿着一支大號的湖筆介紹說，湖筆又稱“湖穎”，所謂“穎”，就是指筆頭尖端有一段整齊而透明的鋒穎，鋒穎在筆工中的術語叫“黑子”，祇有山羊的頸、腋下不易與外部磨擦部位的毛才可採用，大約一頭健壯的山羊身上有4兩筆料，這4兩中帶“黑子”的頂多祇有1兩6錢。一個優秀的揀毛工人能把筆料按質量和長短分為10個等級，分別用在不同的筆上，這樣“千萬毛中揀一毫”的“毫輕工重”的勞動，絕非一般人能勝任的。

湖筆的筆杆主要取自浙西天目山北麓靈峰山下的鷄毛竹，它節稀杆直，竹內空隙較小，是制作筆杆的理想原料。

湖筆是純手工制作，制作工藝十分復雜。一支湖筆從原料到出廠，一般需要經過擇料、水盆、結頭、裝套、蒲墩、鑲嵌、擇筆、刻字等12道大工序，從中又可細分為120多道小工序。(未完待續)